圆桌讨论：中国该如何搭建既科学又有公信力的指标体系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8-26[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3091&idx=1&sn=5ddd5269c4a262e50580b4befcfd8541&chksm=8bb06412bcc7ed047cf1a56fa65bdefbd72276a5903b94265ddc9733cbc6d5f1f5f1d7eba933&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4)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范勇鹏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何婕：美西方的这些指标体系，有很多的例子。我的问题是，像他们玩这个指标排名体系，是由来很久了，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有一本万利的作用？

张维为：它这些知名的民调机构，有的都有上百年历史了，包括后边那个智库等等，历史也很悠久了。所以他们建立一种品牌，给他们带来政治和商业的利益，尽管有时候非常荒谬的。你看这次疫情防控，《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就很恶劣，《一种病毒 两种制度》，你知道吗？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上这个病毒不成问题，在专制制度下，像“中国这样专制制度下”，这个病毒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危机，这是它的结论，当然最后证明它的结论完全是错的。

**所以我对西方这个指标体系，特别涉及政治问题的，基本上我已经得出初步的结论了，就是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藐视就是什么呢？你只要看它过去的一贯的结论，对中国的预测，过去三十年、四十年几乎都是错的。这个是藐视它。同时它里边有一些方法，它很刁钻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它的大数据，长期的积累，然后它不管你怎么讲它这个不准，但是到现在为止，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

主持人何婕：对，两位都说到，所谓的排名的体系，它就是一种话语权，就是一种我们说打引号的“软实力”，它在那么长的历史当中已经发现这个“软实力”很管用了。

张维为：对。

**美西方排名背后的利益和危害**

范勇鹏：排名有个前提，就是要有标准，其实人类历史上大体是有两大波这个标准出现的周期，一个就是像比如中国的秦汉、西方的罗马这个时期，产生了标准的度量衡、计量标准、语言、法律等等，这是一次大的跃进。再一次就是西方所引发的这一次现代化、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巨大的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因为跟它的全球贸易，跟工业化是有很大关系的。**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有两大动力驱动了这个现代排名的出现。一个就是广告，就是各种商业、各种产品，它需要打到更广阔的市场里边，它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做这种排名。所以你看我们早期历史上的排名，大多数是和商业有关的。还有一些企业它采取的是什么呢？叫内容传播，比如像最典型的米其林，米其林它是生产轮胎的，但是它去做这个餐饮排名，它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去做广告，而是为了变相地产生它的影响力。然后再一个就是工厂和现代城市管理它会产生一些这方面的客观性标准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排名的出现，它有它的客观性，有历史必然性。但是西方获取全球优势地位之后，它很自然地拿这套东西来规制全球。

主持人何婕：是。

范勇鹏：为什么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排名不靠谱了，因为西方自己制定的这个规则和制度体系里边，它自己慢慢玩不转了，所以它开始要掀翻桌子，要作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回忆一下，八、九十年代，西方随便一个什么机构搞一个什么排名、一个什么纪录，最典型的像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人曾经为它疯狂了20年，但是现在大家就以一种很轻松、游戏的心态来看了，对吧。

主持人何婕：但是现在这个指标体系它毕竟还是西方主导的某些话语体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它的“软实力”的体现，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它的荒谬之处，但是西方之外的其它国家会不会还是不由自主地会被它影响？

张维为：我现在觉得这样的，这个所谓“全球抗疫韧性指数”，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蛮重视，像菲律宾。

主持人何婕：还是把它当回事。

张维为：还当回事的，中国人就全把它当笑话看了，因为中国是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做得特别烂，他们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这样意识。**另外我发现，就是要实事求是，西方有一些公司，就是从大概率来说，做得还是相对比较靠谱。**你比方说我自己经常引用的，一个是皮尤（研究）中心，一个是盖洛普（咨询公司），那么他们就是往往是依靠大量的民调，而且我记得我们在这里曾经讨论过，它用的指数叫perception，叫感知指数，这个比较直接，也比较简单，就直接电话，现在是互联网，就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比方说你对中国好感如何，你对美国好感如何，然后世界问一圈。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参照性蛮强的，这个也是相对容易一点的，但往往是越复杂、越所谓科学的指标，结果是越糟糕。

主持人何婕：就看上去越是眼花缭乱的、维度很多。

张维为：越是眼花缭乱、三种、八种细的指标，因为它里面只要一个变量有变化，权重不一样，结果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你比方这次这个所谓“全球抗疫韧性指数”，它把这个死亡率、确诊率和其他权重一样，只占十分之一，那就不一样，照理这个是绝对重要，至少占70%，对不对？它权重给你降低，只有降到十分之一的时候，它的作用就大大降低了。

主持人何婕：会不会是他们在设计很多指标维度的时候，他的本身的认知，也确实是有问题？

张维为：**据我初步了解，他们非常顾忌中国，不能让中国走到前面去，这是一定，这是政治目的，中国无论如何要排在中间或者后面，所以加了比方说人均GDP、人力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等这些东西一来，西方马上就上去。**

主持人何婕：想着我怎么才能让你的排名不高，我得设计这些维度。

**我们如何搭建自己的指标体系**

范勇鹏：对，你讲到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来应对，其实我觉得里边有一个代际的问题，就在我们国内，特别是学术界，有相当多数的人呢，因为他过去习惯于对西方的理论、标准、工具，有这样一种迷信，那么他很自然地对西方的这种指标体系、这种排名，他还会倾向于去相信。但是你再看一看我们现在90后的、00后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个东西相信得就不多。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代际的更替，可能中国人会越来越多的有自己的这种看法，越来越多的不太相信这样一套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对中国有一个要求，要求我们的学术界、科学界要能够跟上，能够提供出未来更科学、更公正的这样一套体系。

主持人何婕：但是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指标体系，这难度有多大？

张维为：**这个就是两类，一类我觉得短平快，不那么难的。**比如我前段时间还跟我们一个机构在讨论，把去年西方发表的涉及中国的假新闻，比方说你弄个20条出来，然后让网民打分，你给它排个榜，对吧？最荒谬的假新闻第一，第二、第三，这个很容易做到。**还有真的是要下功夫，要有学理上的突破、理论上的突破，指标体系上的突破，这个要更长时间，但我们一定要做。**因为中国现在很多方面世界领先的，比方疫情的防控指标，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呢？我们这个指标体系完全可以做起来的。

主持人何婕：其实就像您说的，在很多社会治理方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标准被更多人认识，我想听听两位的这个观察，他们的这一套排名，对国内的民众来说是不是也把他们给忽悠坏了？

张维为：**最近出现个什么问题，就是西方整体的这些媒体、智库的公信力在西方内部也在下降。**BBC、CNN本来在这些国家内部，英国、美国是有蛮强的公信力的，现在我估计公信力大概不到50%了，就是一半的人不信了。所以现在就出现很多情况，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民主的台湾”地区，你要什么样的结果都可以，什么样的排名都会给你，各个政党都会拿出自己的排名，所以他们叫台湾排名是个笑话。

范勇鹏：对，这些年随着西方在各方面，很多败象迭出，很多问题冒出来，它希望能够维持自己这种看起来好像还比较光鲜的这个形象，维持自己在世界上这个地位，它其实背后是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一个指标或者一个排名体系，变成一种掩耳盗铃，变成一种自欺欺人，那么带来的长期后果一定是破坏性的。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有问题的朋友请举手。这边，来，欢迎，请提问。

朱志浩：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朱志浩，我来自西安交通大学。

主持人何婕：欢迎您。

**我国可以在哪些领域里**

**搭建指标体系**

朱志浩：近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比如说脱贫攻坚、抗疫的成功，那么这些目前我们中国哪些成就或者说领域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指标体系？

张维为：实际上有很多领域，中国现在要么是绝对领先，要么是最领先的之一。你比方说我就在想，比方我们搞一个世界基础设施峰会，那中国绝对是NO.1。扶贫峰会、疫情防控峰会，我不一定用峰会形式，各种形式。

主持人何婕：论坛也可以。

张维为：就我们的标准，我自己各种各样标准，我把它全部一二三四五，怎么做的，还有其它的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把中国这些（经验）总结成标准，一条一条跟世界分享，然后慢慢地也可以建立指标体系。而且我特别觉得有很多东西不要完全官方来做，要民间力量来做。**西方它现在包括老百姓都形成一个概念，就是政府的就属于宣传，民间的就不属于宣传，所以民间的讲话自由度可以非常大，在西方也是这样的，那么政府讲话它也是受到各种限制，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指标体系，因为这个带有探索性的，有时候可能会得罪人的。如果你民间力量能够扎扎实实去做，然后扎扎实实去推广，然后积极在国际的互动中，然后形成一个比较靠谱的体系，远远比西方现在的体系要实事求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有可为。

范勇鹏：对，刚才张老师提到的扶贫，毫无疑问，中国是绝对领先，而且我们的很多做法是可以在世界上进行传播、复制的，非常有效的一些做法。另外比如像基础设施，事实上通过“一带一路”，我们的基础设施正在走向亚欧大陆，走向拉美，那么实际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还有一些，比如像文明城市，我就想到，我走过世界上一些地方，可能除了东亚，很多地方都面临大规模贫民窟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中国的文明城市，它会让城市进入一种协调统筹的发展，不会让某一个区域被隔离开。

张维为：或者就是城镇化。城镇化中国这么大的规模。

范勇鹏：对。

张维为：这么多的成功的案例，还有工业园区。

范勇鹏：对，工业园区。中国这种就是搞出一块土地，把很多行业、企业。

张维为：还有规划能力，这个指标体系可以做很多。

范勇鹏：对，但是我再补充一点。我们也要借鉴西方人的前车之鉴，西方人有个什么特点呢？他强的他来排名，然后总是他赢对吧，我们不能学习他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未来如果要给世界，那么就不能只是立我们强的这个方面，我们要考虑世界未来哪些方面重要，我们要在这个领域发挥我们的发言权，发挥我们的智慧，来提出新的标准。

主持人何婕：我在想，如果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当中有哪些是类似于从事第三方的咨询业务的，都完全可以从这个里头去找一些灵感，作为自己事业的发展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现场还有没有哪位朋友要提问，欢迎。

游雅：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游雅，现在是一名研一在读的学生

主持人何婕：你好。

游雅：由于我本硕都是就读于政治学相关的专业，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也开拓了我很多思考的空间。

主持人何婕：欢迎。

**我们如何搭建既科学**

**又有公信力的指标体系**

游雅：由于我现在也是在从事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相关指数报告的撰写，我想知道高校所发布的指数报告，如何在保证科学公正的同时，提高认可度？另外，中国想要搭建一个成熟、有公信力、有一定影响力的指标体系，政府和高校可以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并予以有效的支持？谢谢。

主持人何婕：请坐。我挺好奇的，您现在就在撰写这样的一个指数的报告对吗？

游雅：对。

主持人何婕：那比如说你们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选用的这种指标，这个维度，完全是你们的原创吗？

游雅：对，实际上这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选用的数据很多是来自于联合国或者是世界银行数据库，就是缺少独特的数据来源，这个也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何婕：对，明白了，请坐。听听两位观点。

张维为：我看过我们高校的一些指数报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还是比较多的使用国际组织的指标，国际组织指标也有一个问题，它基本上还是基于西方指标体系形成的。

比方说普遍使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质疑它，或者说它有合理部分，有不合理部分，因为我老讲，基尼系数它其实算的是货币化的收入差距，那么你涉及到有些差距是不涉及货币的，你比方说我们中国农民拥有土地，它没有在货币上、工资上、收入上反映出来，它不太适合超大型的国家，它可能一个城市、一个小国家，中国一个省内部可以做。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幅员辽阔国家，把上海跟西藏一起来拉个基尼系数，它失真失得厉害，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怎么能够突破包括国际组织的指标体系、西方主导指标体系，然后形成中国自己的独立的判断。你比方有个最简单的例子，西方老是180个国家这样的来比较，165个国家这样的比较，实际上大国小国的规模差别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不能把大象跟跳蚤放在一起，然后说大家都一样。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原创性的研究，在基础理论上有突破，然后这些指标作为参考，这样我估计可能就好。

大概是六七年前、七八年前，国内有一家做商业调研的大数据的公司，做得非常好，我们请他来谈了一次，就是他做的这个大数据的研究。当时无意中他讲到了一点，他说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判断，张老师，90后可能会很喜欢你的作品。他从什么看出来？他那个时候就发觉了，90后开始喜欢买国产产品，国产的品牌，当时他就得出来，他们可能更加自信、更加爱国或者怎么样。像过去盖洛普咨询公司都是电话调查，入户电话调查，还一本正经，现在电话调查没人理你，所以一切都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恐怕大数据是一个。

主持人何婕：是。

范勇鹏：这位同学非常幸会，学政治学的，咱们是同行。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参与过很多这种社会调查的项目，我在德国，在中国，也都参加过，背着一个包，三千份问卷，大江南北到处跑。

主持人何婕：打过电话吗？

范勇鹏：电话没有，电话已经太落伍了，我是背着问卷，我跑内蒙，跑贵州。但是说实话，我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逐渐幻灭了，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它不可能是科学的，是客观的，你这么大一个社会，然后我就拿着三千份问卷。

主持人何婕：对。

范勇鹏：然后在街上随机地去抽样，它里边有多少的科学性，我非常怀疑。那么现在我们到了今天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时代，连美国的大选里边都开始用这个大数据来画像，来开始定点地发布这种广告了，我们为什么不拿这个东西来做科学研究，这个东西可能要比张老师提到的基尼系数这些东西更客观，它能够给我们一个更真实的一个社会的图景。**我们现在如果想推出更好的指标体系或者排名体系的话，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就是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积累，**因为我们这方面确实比较弱。另外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代际的更替，能够更有科学精神，更实事求是的这样一代人起来，他才能够提出这个东西。**第二是资源，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资源从传统那种为了西方某一个理论投入多少资源来做课题这种方式，把它更多地投入到我们中央讲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主持人何婕：哪怕去做田野调查。

范勇鹏：对，去做田野调查，去做调研，去做数据分析，去做这样的工作，把资源向他们倾斜，未来我们才能做出好的体系。

主持人何婕：确实我们要寻找原创的数据，用这个来说明我们想要写的指数的报告，另外一方面，除了数据之外，要更多的调查，感同身受，有的时候答案可能在感受里。来，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朋友的问题，来，欢迎这位。

吴雨苑：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吴雨苑：我叫吴雨苑，我是一名来自车企的法务。

主持人何婕：欢迎。

**彭博社的“全球抗疫韧性指数”**

**对美国的抗疫会起到什么作用**

吴雨苑：我的问题是，美国的彭博社的“全球抗疫韧性指数”，对于美国的抗疫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张维为：彭博社这个标准，抗疫指数会不会影响美国，现在已经影响了，证明是草菅人命啊，对不对？**它就照这个标准，美国政府这样做的时候，结果就引起再一轮的暴发，对吧，原来是一天降到一万多起，现在又是十万多了，每天确诊病例。**就是这个开放度，越开放就越这样。

范勇鹏：**其实客观回顾，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各种各样的指标体系对我们社会的引导，我个人认为总体上是负面的。**比如说曾经有很多年我们相信第三产业占的指标要达到多少，才是现代国家，才是现代化，但是现在证明这个是错的，对吧？那么还有比如像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的民营经济的指标占多少，这个份额达到多少，比如像自由化的水平，比如像超大城市，大学的国际化，包括什么像科学研究里边SCI这种各种的指标体系，我们发现它客观上可能发挥了一些正面的效应，但是总体上最后发挥的往往可能是负面的效应。**这里面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反映问题就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一个时代的人，他不可能超出他这个时代和环境的限制。**我打一个比方，就像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我们这个国家的制度，我们为什么很多方面能够做得成功，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最高的标准放在那，我们有一个指标，对吧，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小康社会，要三步走等等，但是呢，我们在具体做的时候，我们是有试点，有实践，是一点一点的探索，然后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地纠错，归根结底可能还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张维为：**另外对于外国的指标，西方的指标，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常打一个问号，这个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我当时关注一下，有一段时间太湖蓝藻污染，后来我看材料说，实际上那些企业它排放很多都达标的，这个标准是参照美国的标准建的，说那个是美国标准，多棒啊，但他们不知道美国人少，它的什么大湖区周边没有多少人的，我们的太湖一带人口高度密集，我们标准一定要比它高很多才行，否则的话，你一定会造成污染的。

还有前段时间引起争议的就是他们要建国际化的都市，那么国际化都市这个指标在国外，比方纽约，它是有外国人的比例，这个比例要达到，否则就不国际化。大学也是这样，否则就不国际化。这也是脱离中国国情，它同时没有研究，比如像纽约这样城市，因为族裔多了之后，这个利弊的相比，你要进行一个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绝对不能说外国人比例高就好，我们要高质量的人才，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要任何一个比例，诸如此类的。还有就是你看当初我们建高速公路还是建高铁，开始有争论的，说高铁不要搞，这个成本太高，我们就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为什么好？美国就是这样的，door to door。

主持人何婕：对，公路上的国家。

张维为：直接从一个门口到另外一个门口。中国这个人口基数大，它这个铁路运输需求非常大，而且现在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当时没有被忽悠，我们还是高速公路也在建，同时大量的投资建高铁，这个决策证明是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

主持人何婕：就像我们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走过一百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说这个实事求是很重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再来看，了解、深度地解读西方的指标体系的时候，你越来越发现，先不说这个指标体系有多少政治的、资本的、生意的意图，且说这个指标体系到底能对这个工作带来怎么样的引导，其实要从实践当中来看，我们可能会得出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我们今天是带大家深度地去了解了西方的指标体系，一路走来，以及它的很多政治色彩、资本的色彩，看得是比较明白了。两位也都在呼吁，中国要赶紧地建立自己的原创的指标体系，原创的维度，原创的数据等等，想起来习总书记说的那句话，我们要用中国话语来阐述中国实践，我想我们的指标体系也是中国话语的一个部分。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现场观众，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1年08月23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